

竹情海韵

文/张明军

车到天荒坪镇已近黄昏。泊蔚云居,入住,用餐。饭后百步走,消食兼赏夜景。浙东小镇的夜晚颇具诗意,细雨淅沥,秋风轻拂,二两花雕更给寻觅的目光染上了些许朦胧。天荒坪,虽被称之为爱情小镇,静寂中却嗅不到女主角一丝的芳香和远去的爱情。

翌日清晨,雨意初收。十五分钟的路程峰回路转,车窗外的青山含笑列队,未及问候又依依挥别。一座高大的麻石牌坊终止了汽车的马达,“中国大竹海”已带着遒劲的风姿拥抱着我渴盼的眼神。信步入园,悠然曳杖,碎石铺就的小道单纯而实诚。蜿蜒间,处处是挺拔的剑客或绿色的舞者,风乍起,枝叶婀娜,山坡上飘落下板桥道人一地的诗情。东坡何在?茫茫竹海哪里有你扶筇芒鞋的背影?风穿竹林,回荡的分明是阮步兵响遏行云的清啸。

是谁在踽踽独行?白发的行者背影缥缈,多情的剑客已然老去,唯有那只蝴蝶的翩翩馈我以视觉的安慰。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使人瘦,无竹使人俗。”词人的感叹在遥远的天涯,这里看不到长安,望不到汴梁,只有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快意与潇洒。同样是竹的粉丝,闻竹语而“疑是民间疾苦声”的板桥道人与其说是关情,不如说是无奈。他的人生倘若如他的笔下那般浓淡相宜、风姿绰约,斋斋卧听萧萧竹时,生发得更多的应该是创作的冲动和构思的灵感。在岁寒三友中,我欣赏松的沉稳,亦敬佩梅的坚贞,但沁人心脾的还是这竹。她不蔓不枝,清秀挺拔,散步林间,怡然忘忧。她入眼疏朗,入诗隽永,入画有致。既有阳刚的坚韧,亦不乏女性的柔情。湘夫人、竹夫人总让人逗起翩翩的遐思。

观竹楼为大竹海最高处,底层通间为茶室,末端是箭楼。登临绝顶,环楼皆山。因为多云天气,山间雾气缭绕,目之所及,难以视物,颇为怅然。三生之约,千里迢迢,就为了这一片混沌?所幸茶室精致,仿古物什,四墙皆白,数帧与竹相关的诗绣点缀其

间。此处名茶集聚,浮香暗动。茶博士推荐地产“糯米茶”,有小家碧玉之温婉。该茶随沏即饮,色泽青翠,入口圆润,糯香四溢。于无意中得之,真是别有所获。

不一会,云开日出,窗外喧妍。箭楼重上,气象一新。空山新雨后,浮尘与杂质已随风迁徙,负离子惊讶着人们的呼吸。白云在湛蓝的天空中变幻着队形,什么样的盛典需要如此的辽阔。环楼皆山,环山皆绿,天绿之间不时荡漾着袅袅薄雾,俨然盛装新娘长长的纱裙或少女绚烂的春梦。由远而近是无边的绿海,阵风过处,追逐着壮阔的绿色的汹涌,排空而来又呼啸而去。忽然,一阵吴依软语在身后响起,几个明艳的红衣少女呢喃如花,银铃般的笑声滑入楼外的波涛,霎时便无迹可寻。其中,一位长发女孩凭栏伫立,凝眉远眺,她可是在绿海中寻觅远航的归人。谁也不忍惊动那双望眼,一切是那般静,那般美,纵毕加索也忧郁了画笔。

辞楼入海,坐滑轮车下山,于目光盛宴后又丰收了听觉的呼啸和速度的惊艳。滑轮车虽无动力,在奔驰时却格外地卖力,沿铁轨盘旋而下真可谓风驰电掣。急弯处,人车侧倾,再大的空间也装不下尖叫和刺激。惊魂未定,戛然而止,四公里的终点结束了这场高速的送别。到得山脚,一场细雨已在等我。回首处,满山的翠竹在集体裸浴。

来程已是归程,铁制的鸵鸟又将载我而去。挥别竹海,不敢送她一个廉价的吻别,因为,我的诗魂已往绿洋深处流浪。



秋天的树

文/束钰

“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”。窗外一片落叶随风飘零,那是秋捎来的一封信。侧耳倾听,秋风瑟瑟,勾起我飞扬的思绪……

灞桥柳

“多情自古伤别离”。柳丝,成为“留、思”的代名词。多少次,“杨柳织别愁,千条万条丝。”多少次,怅恨离别,柳,依然静静地立在灞桥边,默默看着世事变迁。在这万物凋零之际,柳条已失去了往日的翠色,一阵肃杀的秋风吹过,几片柳叶离开了柳树的怀抱,肆意翻飞着,最后归于尘土,听凭厚重的土地承载一份相思。来年,又会是谁在这树下,折一支柳,赠与那位也许将一去不复返的知己?

栖霞枫

秋风过处,一夜之间,满山的枫叶红了。

仿佛是秋不小心打翻了调色板,但看那近树远山,五色杂陈,层林尽染。大自然真是一位高明的画师,恣意渲染间透出一种豪情。置身其间,却另有一番轻松惬意。秋日的阳光穿枝透叶,恰到好处,为枫叶镶上一道道金边,为山间小路洒下斑驳的光影,也为踏秋而来的我们送上别样的浪漫。已不闻鸟鸣啾啾,秋虫唧唧,也许,今夜秋风凛冽,但栖霞枫的那一抹亮色永在心头。

黄山松

都说“五岳归来不看山”,黄山并不在五岳之列,但谁又能否认她的非凡魅力呢?某烟草品牌广告词云:“一品黄山——天高云淡”,我想,黄山的松石泉云是完全当得起这天下美名的。

黄山的夏最受游人垂青,那时节,海内外游人纷至沓来,络绎不绝。此刻,黄山的秋便显得有几分落寞。其实,真正爱山的人会爱她的四季,爱她的一切,绝壁上那一株黄山松没有迎客松的那番喧闹,没有送客松的那样谦卑,岩缝中生长出的那一份与生俱来的孤独,流云间那一份遗世独立的胸怀,她独享。

黄山挂壁松,迎着幽壑深谷的秋风,不减翠色。正神游万里之际,扑簌一声,有片梧桐叶打在窗玻璃上。抬眼望去,这一分秋意,似乎更浓了。

外婆的苘麻

文/李军

苘麻,同青麻,小时候苘麻是与外婆家香喷喷的包子联系一起的。外婆家在一个叫曲阳的小村,坐落在茅山系的花山脚下。每年立秋,村人都要为出嫁的闺女做包子,因而立秋那天,满村都弥漫着包子醇香和花山上松枝噼啪燃烧的余香。

孩子们早早地就围在水汽蒸腾的灶间等待着,包子快好时,外婆会让我们去外面找苘麻果。等我们找到好多苘麻果回来时,白白胖胖的包子们已倒入扁箬箩里,不过这时还不能吃,苘麻果是半球形,底部有齿轮状花纹,要挑选最丰满的苘麻果,沾了红色染料给包子们印个螺旋花纹,才可以分享包子的美味。马齿苋包、青菜肉包、萝卜丝包、咸菜肉包……印着苘麻果花纹的包子带给我们的是这些热腾腾香喷喷的味道。

苘麻在三、四月间露出嫩嫩小芽,揪下嫩芽芽,可以凉拌当野菜吃。等长大结籽,可以砍下来泡水剥皮,便是上等的麻线,捆扎东西很方便。桑麻农耕的时代,苘麻可是农人家田里的新贵。一日忽发奇想,问隔壁奶奶说我想把苘麻梳理了去她那纺布,奶奶大吃一惊说苘麻线特粗,再巧手的女人,最好也只能把苘麻做成孝布。我的个天!

女孩子喜欢苘麻花和叶,苘麻花开正暑假,一朵朵黄灿灿的苘麻花在地里特招摇。长大后才知道,苘麻花属锦葵科,跟千娇百媚的芙蓉、木槿和扶桑都是姐妹。苘麻花可以放在女孩额头当装饰,苘麻叶上有细细盈亮绒毛,又软又滑,手感若质量最好的真丝丝绒。女孩用凤仙花染指甲时,苘麻叶是包花泥的首选。

苘麻花结的果子是男孩子们的至爱,捡了投掷可以当武器,还可以吃里面的苘麻籽。因它外形是螺旋状半圆,如捏好的小馒头,所以我们又叫它馒头花。苘麻籽味道怪涩,并无多少特殊滋味,少时因缺少零食,只要不当场毒死人,我们都有品尝的勇气,不过食多后会头晕恶心。

没有不可以入药的植物,苘麻也是清热利湿良药,能医治眼疾,去除白翳。暑假中在城市的绿地中难得发现一株苘麻,赶紧拍照留存。那圆圆的螺旋齿轮样硕果,总让我想起外婆为我们蒸包子的少年时光。外婆已故去多年,但苘麻仍一样地青翠挺拔,深深植根于我内心深处,因为那是属于外婆的美味苘麻。



心境,因花而晴朗

文/徐长顺

一进家门,我已经习惯走到阳台,看看我采来的花是否仍然盛开。那是我到野外散步时随手采下的花,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,采它们时我也不曾用心选择,只是把看到的觉得还算鲜艳的采了下来。我会长久地站在花前,思考着一天的生命过程,多么希望此时能冒出一首轻松的诗,我的很多首诗都是在花前完成的,它们有泥土的香味、有野外的风。几乎每次我都会想,本来生长在野外的花,用它的香气、艳丽快乐着我,而我却总会忽略花瓶的存在。

插花的花瓶又高又粗,起先我把它放在装饰柜上。朋友来玩,乍一看,总会以为这是只盛牛奶的大玻璃容器,没有弧度,也没有精美的雕刻,只是在花瓶下端洁白的底色上,有着几道随意挥洒上去的泼彩,带着几分豪情和潇洒,自然和谐,不修边幅。

这只花瓶是一个朋友送我的,妻不懂它的价值,几次打扫家的时候,都曾想把它扔了,却一直没有扔它,原因是大凡我的东西,她不会乱扔,生怕是我的爱物。时间久

了,放在那也就习以为常了。我平时工作忙,几乎从没有欣赏过这只花瓶,任它在装饰柜上静静放着,时间久了,竟落了许多灰。

那天,孩子过生日,妻子说有客人来,家里要好好打扫,我不怎么做家务的,来客人前,我必须把自己的空间整理好,散落在桌上、床上的书放到书架上,看过的报纸扔了,还有家里的各个角落的那一张张纸片,看有无随手记下的“灵感”。临末,我将花瓶浸入水中,认真擦洗了一遍。

忽然间,我发现这只花瓶其亮如新,原先的尘灰全无,一般的東西旧了就再也不会新的感觉,而这只花瓶越擦洗越亮,我顿时喜欢起它了。

春天是这只花瓶最夺目的时候,我把采来的一大把野花满满地插入它的胸膛,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落在这片盛开的花上,给我一种快乐的境界。明媚的阳光,绚丽的野花,还有那不加修饰却异常浪漫的花瓶,就连我的心境也被感染得如同它们一样地灿烂晴朗了。